

## 专家视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旅部联合摄制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

## 一篇朴实的乡土散文，一趟暖心的归家之旅

潘鲁生

近日,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特邀专家参加了拍摄录制,与节目组一行前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中国竹编第一村”——兰沟村进行了实地访谈。其间,不仅对于青山翠谷之间乡村的振兴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对于《山水间的家》这部纪实综艺的制作也有不少深刻的感受。应该说,我们的乡村及其文化价值需要不断被认识和传播,包括在乡村的产业发展、村民的生计劳作上更好地融入乡土文化的特色与活力,在公众的认识交流、媒介传播中更生动、真实地加以表达和呈现,从而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架构中不断汲取更新发展的养分,并实现乡村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几十年来从事民间文艺、特别是传统手工艺的调研,不间断地调研走访了大江南北的山乡村寨,有传统村落也有城镇化新村,有边疆山寨也有沿海和内地乡村,我们往往从文化研究的专业视角出发去考察记录和访谈调研,希望进一步探索研究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现实与规律。应该说,乡村是我所熟悉的,山水自然间的乡村如家一般的存在感也是我所熟悉的,但这次《山水间的家》节目录制还是带给我耳目一新的感受。究其根本,节目具有视野新、情意浓、生活感真实的特点,不论是制作过程的参与者还是观众,都将被吸引到节目具体的情境、语境中来,形成关于乡村生活沉浸

式地体验和话题交流,从而对乡村、乡村的文化、乡村的发展有新的认识和渴望。

首先,作为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构建了一种平易而新颖的视角,即“探访”的视角,形成了一种共同参与、寻访认知、体验交流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尤其有别于专题类的介绍性节目,不做铺陈式地介绍和展陈,而是构建一条探访体验的叙事路线,古与今、自然与人文、生产劳作与风俗习惯、村民群众与探访者相融汇,在一时一地、一事一物的体验认知和解析中,形成对于“山水间的家”主题的深度体验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难得的是一种新鲜、好奇的视野,随处可见,就像一篇朴实的乡土散文,但能从乡村的平凡人、平常事里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力量,在探访间构建了关于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认知。

同时,节目注重情感体验,《山水间的家》所探访的家园是乡村聚落的“家”,也是乡愁记忆、情感维系的“家”。节目注重发掘乡村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情感载体,通过镜头语言、物象意象以及主持人嘉宾的交流加以呈现和阐释,与观众一道深刻认识和感受乡村的美学价值。事实上,当我们能够真切地认识和把握乡土之物、乡里之情、自然之韵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民族传统、乡土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传承,关于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根脉与特色,都将成为必然。

此外,节目注重把握生活细节,《山水间的家》呈现的是今天乡村人家日常的、真实的生

活。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寒暑晨昏,节目在寻访记录乡村生活的日常,主持人、嘉宾与村民老乡一起谈的聊的、参与劳作的也是平常日子里的事,就像游子归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们重新体验乡村的日常。其实,我们特别需要这样平常的视角,带给人们沉浸式体验的细节,因为乡愁是需要寄托的,一事一物、一时一景都是积蓄我们容器。《山水间的家》以流动影像将其捕捉并呈现出来,是乡村生活的再现和文化的传播,可见可感,真切动人。

值得指出的是,《山水间的家》在把握朴实的探访视角、朴素的情感内涵、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时候,注重乡村文化意境的诗意呈现,注重乡村与历史文脉的联系、注重相关文化基础上的乡村发展空间,因此也有别于一般的记录和介绍,具有客观呈现基础上的交流与探讨主题和案例,使节目的思想和内涵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意义上进一步深化,并因立足于客观的影像和平实的内容而富有影响力。

乡村要振兴发展,需要全面地认识其文化与民生的价值,需要回望寻访、守护传承,也需要前瞻探索、创新发展,需要全社会更广泛地关注与实践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间的家》带着我们再次体验乡村生活,回首故乡家园,提升对乡村振兴意义的认识并不断唤起凝聚乡村发展的热情,有如展开了一次归家之旅,是守护回归,更为了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呈现今天乡村人家日常的、真实的生活。

(资料图片)

主题创作的丰收季,本报独家对话新晋“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王雷——

## 让信仰和力量真正变成光,照进观众的心

■本报记者 王彦

他在《百炼成钢》里饰演伟人,在《运河边的人们》中化身一心为公的基层干部,他是《我们这十年》之《西乡明月》里投身扫黑除恶的模范干警,也是《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他俨然观众心目中“一身正气”的代言人。

于演员,职业荣耀的背后是什么?本报独家对话王雷、新晋“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即将年满40周岁的“正剧小生”。

王雷说,不必讳言如今是主题创作的丰收季;同样不必讳言,观众偏爱小人物,对主题创作总是要求更高。正因此,他其实并不“惧怕”英雄人物身上的光环,他更担心作为演员的自己“能不能在体悟后将情绪升华,让角色身上的信仰和力量真正变成光,照进观众的心”。

## “塑造功勋,是像守住346.6高地一样使命必达的事”

谁都无法忽略,王雷在领受“飞天奖”时用了至高的辞修:“饰演李延年爷爷,是我作为演员一生的荣耀。”

何以理解“一生的荣耀”?演员本人从两个维度拆解。以个体的经历看,他是军人的后代,爷爷、奶奶都参加过抗美援朝,父亲、姑姑也都是军人。部队大院耳濡目染的成长环境,让他与角色共情,为塑造一位真实可信的战斗英雄奠定了基础。就演员本分而论,当《功勋》总导演郑晓龙、单元导演毛卫宁以及相关部门郑重地将塑造李延年的任务交到他手中,“塑造功勋,是像守住346.6高地一样使命必达的事”。

2020年10月,《能文能武李延年》在中朝边境350.2高地开机,与1951年10月相同的季节、相近的地理环境。战壕、堡垒都是实景搭建的,剧组还调来四辆坦克,把大家带回“历史的现场”。剧组配备了硬件,软件需要演员用心补齐。

进组前,王雷把爷爷的志愿军勋章放进随身行李,希望以此靠近那个年代。他找来很多视频、文字,揣摩李延年的个性、语言、音色。“像还童一样,穿过他现在的模样,去想象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形已备,他继续为人物的“神”模拟出思维导图: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的特殊意义,剖析是何等的意志力让刚气十足的志愿军战士打赢了钢多气少的敌人,站在指导员的立场感知人物,由宏观的历史到微观的内心世界,层层推导。“塑造李延年爷爷,我抓住的就是题眼里的‘能文能武’。武,能上阵杀敌;文,能战术推演时清晰洞彻局势;能,他能用浅显易懂又触动内心的话语鼓舞战士,告诉他们为谁而战、为什么而牺牲。”



▲王雷在《我们这十年》里饰演程光辉。  
▼王雷在《功勋》里饰演李延年。  
均剧照 制图:李洁

王雷说他很感恩,整个创作周期,李延年交付了极大信任。“爷爷一直强调勋章不是给他一个人的,荣誉属于千千万万的战士,对他的个人形象塑造,反倒没提什么要求。”功勋人物的朴实与崇高触动着演员,“就像编剧刘戈建老师写到的那本战斗日志,李延年对每个战士的名字、事迹熟稔于心,他对战友满怀深情,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满怀深情”,这使得人物在形、神之上,又多了一层细腻的情感抓手。

## “和毛导十年之约,是默契与挑战同步升级的十年”

《能文能武李延年》与观众见面时,恰是导演毛卫宁与王雷合作的第十个年头。从2012年开播的《战旗》算起,他们有个十年之约。彼时,导演对演员许诺,不妨约定合作十年、十部现实主义,只要演员“目不斜视”,必有所获。

事实证明,两人的第五度合作,《平凡的世界》已开花结果,一路斩获白玉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到了《能文能武李延年》,“十年之约”更像是锦上添花。但在王雷看来,“和毛导十年之约,是默契与挑战同步升级的十年”。毛卫宁于他,不单是在创作习惯、现实主义审美上同频的良师益友,还是因信任会激发出更多灵感的创作源动力。很多时候,导演可以预判演员的表现,演员暗暗较劲“我还想给你带来点绝的、新的”,导与演之间互相启发、层层递进。

李延年的故事,一开场就有重头戏。整整16分钟,他处理战士小安东“开小差”,是一个人的演讲,也是全剧提纲挈领的一幕。进组前,毛卫宁特意知会王雷,开机第一天第一

场戏就拍它,还要用长镜头。在家里演练了几百遍后,王雷信心满满到现场。当天,群演场地、环境一切就绪,导演安排演员先走一遍戏,九台6K摄像机跟拍,演员全情投入,一镜到底。谁知,正式开拍前,毛卫宁却说,群演人数不够,先不拍了。“我情绪都到嗓子眼了,子弹上膛、箭在弦上。”演员坚持了一下,可扛不过导演。此后半个月,导演不再提及重头戏的具体拍摄日子。演员这边,“战壕里、收工路上、睡前躺床上都会叨叨那段词”。渐渐地,他悟出了导演的用意,“那半个月,我们每天在战壕里摸爬滚打,一次次,爆破在耳边响起,几乎每一天都会对那段独自有着新的感受,对战友、对抗美援朝战争产生新的认知”。果然,导演说拍就拍,群演与开机那天相同的布置、同等量的灯光。而悄然变化的,是王雷对台词的理解、处理,是他身边“战友们”对全剧重头戏的内心认同。依然是一个长镜头,演员一气呵成,监视器前爆发出一阵掌声。

这几天,《我们这十年》收官,《西乡明月》单元又见毛卫宁与王雷搭档。四集紧凑的故事,需要主人公程光辉的“压场戏”。而这一回,两人角色设计了“无声胜有声”的表演。无声,是当他走上主席台望着发言稿,想起十年扫黑的艰辛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有声,是他转身背对台下同事、调整情绪,片刻之后再转回身,一个敬礼凝结千言万语。

## “跟观众见面,是我塑造的形象来交作业了”

让人玩味的是,“飞天奖”揭晓当晚,网上的年轻人起初略有错愕,对“王雷”这个名字似乎没那么熟悉。但只要一说“李延年”“孙少安”,大家马上能对号入座。网友的反应,王雷

坦然以对。

“我是演员,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工作的手段是表演,工作的成绩是形象。我跟观众见面时,是我塑造的形象来给观众交作业了。观众能记住角色形象,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王雷说,与毛卫宁的“十年之约”,恰好是他从30岁迈向40岁,经历结婚、生子身份转变的十年,又何尝不是整个影视行业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在唯收视率、唯票房论的喧嚣声里,我也有过迷惘。”彷徨的日子,“现实主义”四个字总能给演员清晰指引。因为“现实主义”背后,沉淀的是脚踏实地的生命体验,活的热的心灵感悟。只要中国观众的现实主义审美一直在,人比戏红还是戏比人红,对于真正的演员而言,不该是个问题。

他承认,演员有时候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在可以选择的范围里,他心仪的剧本一定得是“真”和“好”,是现实主义、是好故事。他同时也坚信,中国观众对于现实主义的审美始终是有需求的。“等待的日子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蓄势待发。一旦角色到来,才能真正与之交心。”他从每一个塑造过的角色身上汲取势能。“军人、警察、干部、基层工作者……他们身上有信仰、内心有力量,无数个这样的人同心协力,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地跨越艰难、缔造奇迹。这样的角色,一次塑造就是一次洗礼。”他也逐渐学会将每一层面的反馈、每一次采访转化为自己的势能,表演笔记、人物笔记、日记,做个有心人,汇聚起多声道,去感知这个时代真实的脉搏。

“我们行业有过混沌不清的时候。但好在,浮躁散去,我们找到了方法:‘以人民为中心’,这让我们相信电视艺术未来已来。”这是演员王雷40岁之际,清晰看见的未来。

## 独家探班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有着“流光之城”的美誉,也是中国电影的起源地。即将于11月12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首演的音乐剧《流光时代》,故事就落脚在上海:为致敬经典电影《马路天使》,音乐剧《新马路天使》通过电视节目公开选角——在这幕“戏中戏”中,《马路天使》里的经典歌曲《天涯歌女》,将以爵士乐的形式进行呈现。

《流光时代》的作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音乐人李泉。更巧的是,《天涯歌女》的作曲贺绿汀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而李泉也是毕业于上音的校友——从电影《马路天使》到音乐剧《流光时代》,当《天涯歌女》以爵士乐形式焕发新生,“天涯海角,觅呀觅知音”的继续旋律里,传递的是对真善美的不渝追求,延续的是上海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音乐文脉。

“为《流光时代》作曲的那段日子,我把自己关在了一家离上音很近的小饭店里,感觉重回了学生时代。”近日,李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创作的那几个月里,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在汾阳路、东平路先骑上一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放松些许,吃个早饭后再去认真工作”。上海街区的诗意画面,给予音乐人无限灵感,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化为了李泉为《流光时代》创作的14首风格多元的曲目。

## 集结上海本地制作力量,完成海派老电影和当下音乐剧的对话

海派电影代表作《马路天使》以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刻画了歌女小红与吹鼓手陈少平之间的动人爱情。音乐剧《流光时代》则通过这部老电影观影当下,颂扬了主人公林皓冕、言雪雅纯粹的爱情。该剧由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有限公司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主控主控的第四部舞台作品。

“一群心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前来参加《新马路天使》音乐剧的海选,他们在当下该如何坚守和抉择?希望上海老电影能和现在的音乐剧观众产生情感共振。”该剧制作人林海说,他力邀自己20多年的好友李泉为《流光时代》作曲,在音乐剧舞台续写老友记。

李泉为《流光时代》全新创作的曲目,既有极具流行潜质的抒情歌,也有激情洋溢的摇滚和爵士乐。所有片段中,李泉很喜欢开场和结尾的经典大场面。“我认为国外音乐剧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年代有很多精品,比如《歌剧魅影》《猫》等等,它们都有合唱齐舞的大场面。”用李泉的话说,《流光时代》的开头和结尾保留了经典的大场面,某种意义上是向音乐剧的黄金年代致敬。

如今,上海的音乐剧市场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流光时代”。从小就有观看音乐剧习惯的李泉感受到,这几年上海舞台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音乐剧,有很多作品就是身边的朋友创作的。“中国音乐剧的进步十分明显,我对曾经亮相上海舞台的《赵氏孤儿》《也许美好结局》印象深刻。”

## 宝藏男孩和“好声音”加盟,年轻演员迎难而上

今年七月,音乐剧《流光时代》正式对外发布演员招募公告。在两周时间里,剧组收到超过500份简历,不仅有专业音乐剧演员报名,还有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力荐旗下的艺人加盟。经过三轮线下面试和多轮线上面试,来自英皇娱乐的麦亨利和“中国好声音”潘虹脱颖而出担任本剧的男女主角,殷浩伦、刘杨、钱懿、傅震华、王雪旌、李珺等作为主要演员参演。

青年演员麦亨利涉足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参演的电影《红海行动》曾收获36.48亿元票房,唱跳俱佳的他也是公认的宝藏男孩。声音极具辨识度的潘虹则是2020年《中国好声音》季军,出自李宇春战队,被李宇春称作“她心中的一颗宝石”。“音乐剧这两年蓬勃发展,应该给更多的新人机会,让他们在舞台上被大家看见。麦亨利和剧中的男一号一样努力、执着和善良,这是他人选男主角的原因。”林海表示。

“这部音乐剧对演员唱跳演这三方面的要求都很高,男女主人公也有不少独唱、重唱的唱段。虽然不是专业音乐剧演员出身,但是我看到了麦亨利和潘虹迎难而上,在排演过程中进步很大。”李泉对年轻演员寄予厚望——“台上见,希望他们能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 音乐剧《流光时代》致敬经典电影,爵士乐版《天涯歌女》绽放海派魅力